現在，AI 還不了解你的明白——在美國大學課堂中，談原住民族資料主權

現在、AIはまだあなたの分かりを理解していない
——アメリカの大学で、原住民族のデータ主権を語る
AI Doesn't Get You Yet: On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in U.S. University Classrooms

文・圖｜杜芸璞 Nikal Kabala'an （北海道大學愛努與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今年春天，於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亨利·M·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Henry M. Jackso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 JSIS）開設課程「台灣原住民族與太平洋」（Indigenous Taiwan and the Pacific；課號：JSIS A 480），讓在美國對於台灣或台灣原住民族有研究興趣的學生們，能透過歷史脈絡、法律基礎與原住民族文學三大面向，去認識台灣與原住民族，並在課程後半討論原住民族所面臨之當代課題，其中之一就是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下稱 AI）與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議題，並邀請美國「原住民族資料聯盟」（Indigenous Data Alliance，簡稱 IDA）共同執行長 Riley Taitingfong 博士客座演講，向學生們說明 IDA 的組織運作如何在「資料」領域中，強化原住民族治理與實踐。

對原住民族知識的不了解造成 AI 盲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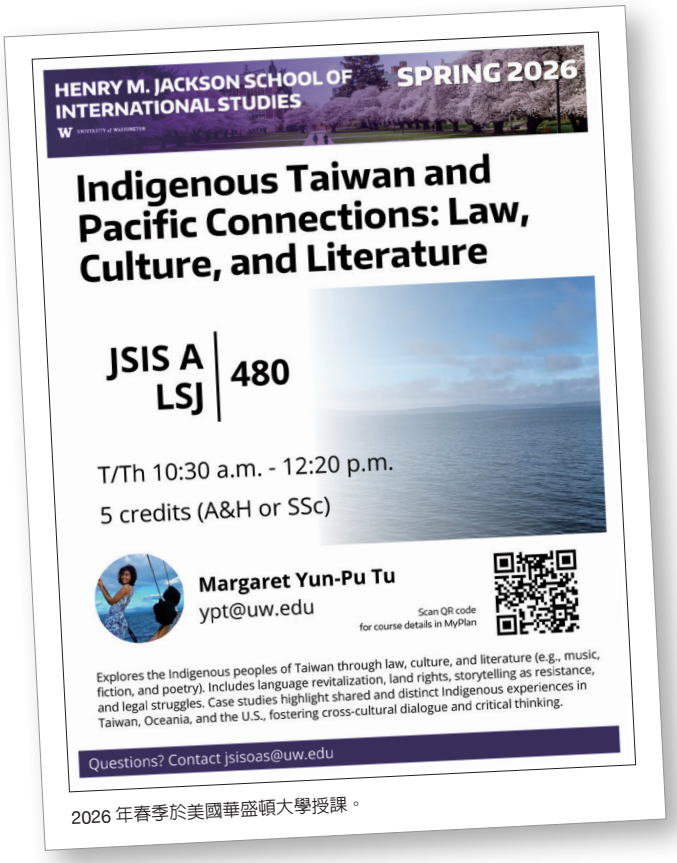
課堂上，我的學生們來自大學部、研究所和樂齡長者，族裔身分多元、年齡範圍之廣、對原住民族議題的認識程度更是不一；在講座開始前，我先向學生們提問：為什麼在探討 AI 議題時，其實主要是須要討論原住民族的資料主權呢？我先用幾張實際在台灣引發爭議或討論、由 AI 生成的「台灣原住民族」照片或影片截圖作為例子，但當投影片上出現這些影像時，我並未指出這些都是 AI 生成，反而是詢問學生們：「他們是誰？」「是台灣原住民族嗎？」「如果是的話，看得出來是哪一族嗎？」學生們陸續舉手說：「看起來像阿美族，可是有點奇怪？」或「我覺得，這應該不是台灣原住民族，而是東南亞的族群！」等等，接著，我才告訴學生們，這些都不是真正的台灣原住民族，而是 AI 生成的，而且許多文化表徵是錯的，台下哄然，我進而追問：「所以為什麼 AI 生錯了？盲點是什麼？」坐第一排的學生立刻回應：「AI 對於台灣原住民族不了解。」正是這份「不了解」。

AI 能夠「思考」，其運作框架來自模型的設計與訓

練，而 AI 理解世界、產生答案的重要基礎，則是訓練過程中所接觸的大量資料；若原住民族的知識在資料中缺席、被錯誤分類，或在未經族人同意的情況下被大量蒐集， AI 的「盲點」即是原住民族對於自身的文化權利與資料主權的課題。我再進一步向學生強調：我因為對台灣的原民文化表徵或表達（ cultural expressions ）有一定的理解與認識，所以

AI 能夠「思考」，其運作框架來自模型的設計與訓練，而 AI 理解世界、產生答案的重要基礎，則是訓練過程中所接觸的大量資料；若原住民族的知識在資料中缺席、被錯誤分類，或在未經族人同意的情況下被大量蒐集，AI 的「盲點」即是原住民族對於自身的文化權利與資料主權的課題。





2026 年春季於美國華盛頓大學授課。

可在看到這些生成圖像後，辨識其荒謬之處進而識讀，但在台灣原住民族社群跨世代地受到不同外來政權文化同化政策（ cultural assimilation ）的傷害之後，好不容易，在我所身處轉型正義的這一代，大家開始努力重建許多傳統文化治理與秩序、重拾原住民族知識並費盡力量想要延續、傳遞到下一代，若這些錯誤生成的內容充斥於網路世界，再藉由無論是有心、無心、善意或惡意地傳播、散布與再製，加之以 AI 與生成工具已是普及且擁有大量使用者的情況下，分分秒秒，都有新的 AI 生成內容又誕生在這個世界上，身為原住民族學者的我們，如果想要維護原住民族的知識，且重視我們的文化存續，那麼，我們不能再讓 AI 這樣不了解我們的明白了，而讓 AI 正確理解我們的方式，就是我們能對於資料的掌控，也就是資料主權了。

原住民族資料主權

IDA 是在美國設立的組織，致力於「在原住民族的土地上，推動原住民族資料政

策」並以「啟動原住民族資料主權，透過原住民之手，掌控資料、政策、人民和土地」為宗旨，執行團隊均為原住民族女性且專業背景為資料科學家、研究員、政策分析師等，同時在美國大學內部擔任教授或研究人員，IDA 的董事會和絕大部分的員工均為原民身分，而來到我課堂上客座 Taitingfong 博士，即是主責美國原住民族資料主權網路（Director US Indigenous Data Sovereignty Network）的執行長，目前在美國的亞歷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服務，她本身的原民社群是來自美國關島的查莫洛（Chamoru）。美國很大，在美國土地上的「原住民族主體」，更是非常多元，可能是美國本土經聯邦或州政府認定的部落、阿拉斯加原住民公司（Alaska Native corporations）、夏威夷原住民（Native Hawaiian）、加勒比海地區（Caribbean）或經年受到美國政府殖民與影響的太平洋/大洋洲（Pasifika/Oceania）原民社群，甚至還有未經承認（No legal status）或離散的社群（Diasporic communities），Taitingfong博士在分享給我班上的投影片中，有一句關鍵是：「原住民族歷來都是資料專家。」（Indigenous Peoples have always been data experts.），原住民族的祖先守護與傳遞知識千年、百年；但是，隨著美國的形成與擴張，長年影響著原住民族如何維繫對自身知識與資料的責任，這麼多社群，共同承受著美國統治與擴張所帶來的影響，但不同原住民族社群所經歷的歷史與處境並不相同，也正因如此，每個族群都有其獨特的「資料故事」（data stories）；理解這些不同的資料故事，將有助於共同描繪未來前進的道路。

美國的形成與擴張，長年影響著原住民族如何維繫對自身知識與資料的責任，這麼多社群，共同承受著美國統治與擴張所帶來的影響，但不同原住民族社群所經歷的歷史與處境並不相同，也正因如此，每個族群都有其獨特的「資料故事」（data stories）；理解這些不同的資料故事，將有助於共同描繪未來前進的道路。





2026年8月受邀至 Indigenous Data Alliance (IDA)進行演講。

這讓我反思台灣原住民族的處境：如果說我們現在已



Riley 客座海報：IDA 共同執行長 Dr. Riley Taitingfong 來筆者課堂舉辦講座。

經明白資料主權的重要性，那麼接著就是要去理解，誰可以掌控這些主權呢？主體又有哪些呢？又怎麼去榮耀（honor）與尊重台灣原住民族知識的多元性呢？具體來說，身為阿美族的我（甚至還在認識怎麼當一個阿美族人），我不可能更了解一個布農族人的「資料故事」；近期成為台灣第 17 族的西拉雅族，也是眾多平埔族「群」中的一族，不是「平埔族」一族，沒有哪個知識體系中心可以代表多元的原住民族的知識，在掌控資料的實際面向上，須要組織力量來執行。還有在今年五月底，排灣族服飾被 AI 生成成台灣民主基金會（Taiwan Foundation for Democracy）的虛擬大使後，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族人開啟關於原住民族掌控資料與資料主權之討論，我們不能止步於知道爭議的存在、呼籲修法，而是要去面對，實際上如果要執行資料主權時，該怎麼做了。

建議與期許

我們有沒有可能也在台灣擁有一個像是 IDA 一樣的組織機構，或許也是一開始由學者組成，仗著大學體系的資源，但能利用機構的力量，由原住民族社群主導，來認識屬於台灣原住民族多元繽紛的資料故事呢？現在，AI 還不了解我們的明白，但願台灣原住民族社群，能夠善加利用這項工具，透過由原住民族主導的力量，讓正確的知識與資料，來讓 AI 協助我們文化的存續，不管是用在族語學習或是其他原住民族知識生產與傳遞的用途，畢竟，當 AI 開始懂得更多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知識時，我們是否也同步建立了讓原住民族決定 AI 應該知道什麼、如何知道，以及知道之後可以做什麼的治理能力呢？◆



杜芸瑮 Nikal Kabala'an
台北市大安區人，父親來自花蓮縣吉安鄉里漏Lidaw部落。阿美族。1990年生。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法律博士。現任北海道大學愛努與原住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以原住民族自決權為研究核心，聚焦文化權之實踐與治理、法律與科技交織議題，包含AI與原住民族資料主權等。